

## 戴盈校友访谈（2000级）

### 受访者

2004年毕业后入职新华社对外部编辑部法文室。2005年，任职于新华社陕西分社，深入基层参与地方新闻报道。2008年通过两轮国际选拔考试，被选派至法国国家行政学院进修。2009年负责新华社法文室的采访报道业务统筹，同时在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学习新闻传播学，后获传播学硕士。2014年转向法律学习，以高分考取法律职业资格证。现进入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竞争与反垄断业务部门，任职高级法律顾问。

### 采访者

陈雯静

### 您于2000年进入北外学习，当初为什么来到北外，为什么选择了法语呢？

纯属意外。我们当年高考是先估分然后填志愿的，但是最后证明估的分比较保守，后来出来的成绩或许可以去北大。当初也想学新闻，也想学法律，新闻本来想报的是南开大学，而我父亲认为北京是氛围更好的城市；学法律，家人又担心要和犯罪分子打交道。最后全家坐下来开了一个圆桌会议，商量的结果就是决定学外语，因为我的英语也还可以，听说读写大概也都有所掌握，所以就选择学一门新的语言——法语，被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“哄”来的。

### 您能讲述一下当时大学的学习生活吗？比如课程、老师、同学、个人感受等方面。

我来北外报到时，才发现法语系学霸太多，当时睡在我斜上铺的女生就是陕西省外语类的状元，我们班还有一个男生是江苏省前十名。大学的时候学法语，我觉得自己没有特别高的天赋，第二点是可能也没有那么用功，不过去图书馆读书、占个座儿都是班上同学的“潮流”，我也不例外。我对张煦智老师印象最深，他的听力课很恐怖，课上听写法语数字，几百万这么多位数，每一个数字都不同，这样来考我们。每周一下午第一节是张煦志老师的课，那时候我们宿舍中午吃完饭一定会回到宿舍，互相dicter（听写）数字，听完了以后还必须都要午睡，保证精神饱满地去听张煦智老师的课。

回过头来看，发现北外学生生活非常简单，大家还是像高中时一样很单纯地在学习，当然我自己还去做了学校学生会的一些工作。在校学生会的时候，也认识了很多不同系的好朋友，英语系、日语系、俄语系等等，今天大家还保持联系，时不时聚餐，这样的友谊在未来人生中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。

总体而言，北外的法语教学质量非常高。教过我的有包括像编写全国法语教材的柳利老师、马晓宏老师，都是大神级别的人物。

唯独有一点就是2000年的时候，大一大二的教材还是比较陈旧的教材，书里讲的内容好像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事儿，甚至还讲到IC卡电话机，那时候我们都已经开始用手机了。所以说，当时的教材没有与时俱进是一个遗憾。到大三，精读课就是老师打印材料了，相对要好一点。

很感谢北外，在整个大学阶段给我打了一个坚实的法语基础，阅读*Le Monde*

(《世界报》)、*Le Figaro* (《费加罗报》)之类的报刊都是比较容易的。需要一提的是,与生活脱节是我们那个年代教学的“通病”,不是一种场景式的教学。2008年,我刚到法国的时候发现,虽然我本科学了4年的法语,工作中也一直在用,但是在巴黎餐馆里不会点菜,到超市买东西只能看样子挑东西,不知道这个词怎么说。不知道教学模式是不是在后来有改进?当然,今天的同学们获得的法语资源也比我们那时候好太多,我们那时候还早起听广播,现在其实大家可能都在听喜马拉雅,看看“法语法国”“沪江法语”这些公号。

如果关于北外学习生活给师弟师妹分享几句心里话,那就是学习应该是一个终身的事情,学法语应该有和生活接轨的意识,从一开始就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。

### **在法语系的学习和训练对您后来的工作起到了哪些作用?您在工作之后发现有哪些不足,或者说是可以在大学期间更好地进行准备的?**

我一毕业就进入新华社对外部法文室工作,大部分时间是在做编译,也经常采访法国人、非洲人,所以工作和专业是非常对口的。有一句话叫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,我觉得一定要在大学打下一个良好的语法基础,比如我大学四年虚拟时态就特别薄弱,虽然毕业了以后用得很少,但是到用的时候就觉得不灵光。再就是扩大阅读量,我自己大学时把很多的精力都放在课文上,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课外读物。当然,这对于零起点的学生确实比较难,因为大一大二的时候阅读能力是有限的,能匹配的读物是很少的。

### **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决定投身新闻行业的呢?后来您转向法律学习,也即将开启法律行业工作生涯,从新闻记者到法律顾问,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转变呢?**

你觉得语言是一个工具吗?这是我们在北外经常会问自己的一个问题,因为语言在出来工作的时候看上去不像是一个专业。其实,谈不上我是如何选择新闻专业的,而是新闻“先动手的”。对我们来说,大四最难的事情就是就业,那时候我没有去面试外交部,主要是担心自己生性散漫,不太适合做外交官。当时也去考了商务部,对经济比较感兴趣,但没有考上。后来去新华社考试,经过笔试、面试、实习等环节就通过了,我是我们那一届唯一去新华社的。我对这个工作挺满意的,因为我高中时是想学新闻做记者的,结果很偶然地学了法语,又很偶然地找到了新华社的工作。但是,进来以后发现,大部分同事主要从事编译工

作，把英文新闻翻译成法文新闻，跟我的想象有点差距。所以我刚工作时就想尽各种办法去采访，包括一些在前辈们看起来很无聊的活动，比如一个法国的演出或者是一个很小众的发布会。从最简单的几百字的消息写起，到慢慢可以写两三千字的通讯稿、特稿，这肯定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，需要时间去磨砺。新华社这个舞台很大，可以是百姓的田间地头，也可以是国际精英荟萃的殿堂，这段经历是别的工作岗位很难拥有的。

再讲工作10多年以后为什么要去切换赛道。实际上，法语在新华社还是小语种，工作压力并不会很大，因此我就利用闲暇时间去读了新闻学的硕士，后来为了读新闻法的博士，我就去准备司法考试。结果，在准备司法考试的过程接触了法律。其实，我工作这么多年，我也一直在问自己，什么才是我真正喜欢的？可以做新闻，做新闻非常有意思、有社会价值。但是我学了法律以后才发现，原来法律才是我真正想要终身追求的一件事情。能找到一件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，并且去实现它，我觉得很幸福。

作为非法律科班出身的“老阿姨”，通过司法考试是非常艰难，我整整考了4年。可能在大学之前，会觉得考上一个好大学，是上半生努力的目标，但实际上等进入大学，去就业，才会发现，人生并不会像直线一样的发展，可能即便找到了工作，都不能确定这个是不是这一辈子想要做的事情。所以，要一直保持追问的姿态。

**您在2008年被选派至法国国家行政学院进修，您说在去法国之前，以为考进ENA（法国国家行政学院）是最难的事，后来到法国后，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，您是如何应对的呢？**

考上ENA本身在我人生中是一个很难得的机缘。ENA国际生一直是全球海选，中国这边的候选人有几十人，但都很强，有来自外交部、商务部的公务员。最后，我们这一届有4个人一起去，其中有两个是外交部的，一个是文化部的，还有就是我。和他们不一样的就是他们3位都有驻外的经历，而我是第一次出国。这时候，就会遇到像我之前谈到的课本知识和生活脱节的问题。

另一方面，在ENA课堂上，刚去会发现听不懂。为什么？说的虽然是法语，但课堂讲的是法国的政体，有很多机构的缩写、架构，专业术语；而且班上有一半都是来自非洲法语国家的公务员，所以老师上来就认为你懂，他不是教一个对这方面知识缺乏的人，这对我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和心理的冲击。一开始，我在班上非常没有存在感，上课喜欢坐在最后一排，也不会主动发言。甚至有一天已

经达到了觉得整节课都听不懂的程度，我自己就非常非常生气，上到一半儿就翘课跑回家睡了一觉。后来，想着来都来了，不能就这么混过去。所以到第二天，整个人就换了一个精神状态，接下来总是坐在头两排，能发言就会发言，有时候还问得老师都下不来台，可能有一点记者病。说这么多其实就是一个意思：当你的心态准备好了，你努力想去做一件事情，也许刚开始也不会那么顺畅，但是你不停地去尝试，就会越来越适应，听懂的就越多。

生活上，基本就跟其他人的感受是一样的，即便是这一届有4个中国人，也不算很多，整体感觉还是相对孤单的。所幸的是，ENA有一个优点，它比较注重实际教学，除了有国际谈判课以外，还有两次实习期，其中有一次为期两个月，全班大部分同学都会选去巴黎，我也是。最初，我是想去法新社，但那时候法国正在进行行政改革，最后我去了卢浮宫，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果吧，免费逛两个月卢浮宫，还帮助卢浮宫中文网站上线，一切都是机缘巧合。

巴黎的生活肯定比斯特拉斯堡的生活要更活跃，因为我们本身是北外毕业的，有很多同届的、上一届的同学在巴黎，大家春节还可以一起聚会、看春晚。那时候最奇特的感受是有时差，大白天看春晚倒计时，但是也蛮高兴的，因为同学们聚在一起还可以包饺子，笑谈人生。

现在，回过头来看就好像是在梦里发生过的事情一样，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。最实际的效果就是我的法语突飞猛进，跟法国人交流起来就更自信了，而且有ENA这一层的身份，回国以后去采访，法国很多大使和官员其实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，所以绝对是一个超级获益的过程。可能跟大学交换留学不一样，我们这个国际班上的同学有一半来自非洲，还有一些来自美国、加拿大，大家都是已经有工作经验的人，我是全班最小的一个，同学们就拿我当小妹妹，而且他们的想法会跟我的碰撞出很多的火花。可以了解到整个世界或者是francophonie（法语国家与地区）的世界，他们是怎么来看待一些中国的问题，一些世界发展趋势，他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。

**您曾经做了不少中法关系的报道，与法国大使馆、欧盟、非洲外交使团等国际机构有着丰富的交往经验，您在涉外报道第一线工作的这段经历中，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吗？另外，对于希望投身新闻行业的法语专业同学，您有什么建议？**

学了外语以后，可能你的学习、工作都迫使你不得不去跟很多不同肤色、不

同国家的人打交道，最后你会回归到一个本质的认识，就是大家首先都是人。有时候，这个看法会在现实生活中迷失，比如你看到老师的时候，你会认为他是某某老师，而不是一个要和柴米油盐打交道的凡人。我们新闻工作中有一个好处，大家说是无冕之王，其实是站在一个比较超然的第三方的位置上。报道得越多，采访的人越多，这个感受就越深刻。他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做了很伟大的事；他也可能是一个大人物，也会有一些奇怪的爱好的，或者是和普通人一样的烦恼。这是新闻带给我世界观的改变。

另外，我觉得学法语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可能你会在英美或者是英文的这个大的语境之外，打开一扇新的窗户，拥有一种不一样的思考方式。始终不要把它仅仅当作是一门语言，它应该是一种对周围世界、对表达的一种重塑，对不同思想的一种理解。

真的想做一件事，不管是新闻或者什么其他事情也好，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规划的。如果有志于新闻，可以从现在就开始看一些*Le Monde*（《世界报》）、新华网法语频道等等媒体报道，一定是小步地、循序渐进地靠近它。这个前提是你有一个极其明确的目标，就可以从现在开始做准备，但是如果有的话也没有关系，大学本科阶段你就正常地去学习法语，正常地去了解这个世界就好了，当然也可以去关注一些有意思的公号，多汲取一些信息，在这个时代，信息始终是一个最关键、最核心的元素。